

◎创作谈

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

——谈长篇新作《纵浪》

田 耳

十年前我回到单身状态，一个人待在南宁。那一阵心里揣着事，不想跟朋友见面，这独处生活让我不觉间形成两个爱好：一是长时间待在车里，二是晚上寻找热闹的地方去逛逛。

那时我把南宁西边摸得溜熟，闭上眼脑袋里就能生成地图。我开车的车虽破，黑夜里亮起大灯，也能把郊区黢黑的路面一截截照亮，这时候我觉得至少还有车忠心耿耿地陪伴我。“忠心耿耿”这词冒出来，我意识到不觉间把这座虚拟人化，但这感觉来得好，夜色之中进一步体会会被它抱紧。便又联想，发明变形金刚的人，大概也是在车里待久了，对车的依赖日渐加深，所以要给工业产品注入温度，便把它拟人化，并创造为动漫形象，乃至成为世界级IP。

这种日子顺延着，我总要下车溜达，便来到广西大学附近。这里虬结如麻花的巷道经常让我有穿越感，好像回到十年前甚至更久远的年代。那些租住天地楼汉子仍然光着膀子在路边饮酒、猜码。我很想加入他们，事实上却从未尝试，作为看客去感受足矣，更切近的体验极易成为冒犯。

当时我身边的朋友分成两派，一半人劝我再谈一个，一半人认为我就适合独身，“因为你是作家呀”。与此同时，我却被一些网络消息吸引：机器人伴侣已然在日本出现，人们可以选择人机相处以代替婚姻。我一路追踪相关信息，很快连机器人伴侣的价格都看到了。追踪这些信息时，我发现自己竟然日益有所期待。这未免让我暗自心惊。记得小时候我甚至没想过会开私家车，那时以为司机是一种社会职业，而且必须膀大腰圆，车子熄火时能将沉重的手柄转动。明明青少年时期对爱情也曾有漫长的憧

憬，人到中年却得来这心思，我怀疑自己是否经历了穿越。慢慢地，我对机器人伴侣的期待和想象在加深，在头脑中完善着情景，甚至想到晚上给它断电而早上让它自动开机，是多么惬意的事情……那么我是否在剥削它呢？期待和想象不断升到伦理层面，这让想象更多一些乐趣。

我且做自我回顾，不难发现对机器人伴侣的想象是从我对车的依赖，对手机的依赖顺延而来。在机器人之前，机器介入生活已久，我们对它们日渐信任直至须臾不能离开。再一想，现在我所居的住处，何尝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它被各种机器填满，机器的质量、档次和智能化程度，直接对应着生活品质。这个“家”有点像是为我定制、生产日常生活的“工厂”。想想二三十年前的生活场景，恍如隔世。那时我们憧憬的未来什么样，我们也搞不清如何就来到此时此地。往深里想，这穿越又如呼吸一般真实可感。以前看美国大片，似乎人与机器人之间必有一战，事实上这战争尚未发生，当AlphaGo打败顶尖围棋选手李世石后，我们内心皆已承认人工智能的强大，拜服于它，期待着人机共存更深入更全面更彻底。我们甚至相信它的公正，至少它可以克服人类因为情感必然要犯下的一些错误，这极为重要。

爱逛老街巷，又期待机器人，这两件事的时间朝向明显悖反：机器人朝向未来，而逛老街巷寻找热闹则是刻不容缓地打捞过往。这种悖反将我镶嵌在了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让我恍惚又清晰地度过每一天。

我想是时候写一写这几年被过去与未来撕裂又融汇的内心感受，写一写机器人，但这绝不是科幻。随着我对相关信息了解的加深、想

象的加深，机器人可以像一个熟人一样融入现实图景，这也是时代必然的变化。机器人曾是科幻作品的首要标识和标准配置，而现在和以后必然是现实生活日渐重要的一部分，今后文学作品只能越来越多地涉及它。

真的启笔写作，才觉自己对机器人了解如此有限。影像中得来的信息总是千差万别，甚至自相矛盾，机器人在人们主观臆断和文艺创造中不可避免地模式化甚至妖魔化了——比如电影里机器人永远操弄一口阴阳怪气的嗓音，实际上毫无必要。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见过机器人端盘送菜，店门口迎来送往，其实是简单程序操控的低端机器人。我是想把机器人写成现实的一部分，现实中我却从未与机器人相处。正自犯难，好友介绍了一位人工智能专家给我认识。他为我讲解一些人工智能基本原理，也寄来几册专业书籍。我咬牙看了两个月，终因专业性太强只落下一鳞半爪的印象。我大概了解，机器人在逻辑方面，在与成人思维模式的比照中，不但类似，而且还有较大优势，但它始终难以攻克的是对幼儿思维模式的模仿。它成熟，但因不能像人一样完善学习和成长的全过程，必然造成某种先天缺陷。那位专家也告诉我，如果以后机器人伴侣进入生活，那么主人将成为机器人最重要的老师，彼此交流将是对机器人性格情绪塑造的过程。科学家将机器人造出来，给它无限可能，但以后机器人到底具有怎样的能力，却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交流问题。说得更简白一点，以后我们真有了机器人，就必须“盘”它，跟它不断交流。交流的深度，决定了到底能激发出机器人多大的潜能。于是我想，机器人因主人不同而赋得不同性情，甚或衍生出不一

样的命运……

小说《纵浪》便由此开始：中年男人俞以琢经历情感波折，受到现实伤害在家养病。正好某位朋友订购了护理机器人，便主动把机器人借出，让它陪伴、照顾俞以琢。俞以琢得知，须以交流方式开启机器人心智，有意跟机器人多交流，回顾自己过往经历。机器人可不同于大海或者树洞，跟它交流，俞以琢发现刚过去的一切竟带有深重的历史感，曾有过的激情和伤感都成为某种古老的情绪……是的，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这样？时代的飞速发展令我们都有一种若隐若现的赶不上它的感觉，与之相匹配的心态，唯有“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这小说写至一半，我又有了家庭。曾经陪伴我度过那段落魄时光的破车，经妻子一再催促，购新车时置换掉了。原以为会有不舍和伤感袭上心头，其实并没发生。这又令我震惊，充斥于自己身心的真情抑或假意，终要被时间一笔一笔澄清。往后《纵浪》又写了三年，直到今年终于完稿。这是我写作时间最长，篇幅也最长的一个作品。在写作过程中，人工智能的发展似乎也快于专家当年的估计，2024年底DeepSeek V3出来以后，与人工智能深度交流的能力变得如此重要，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这让我怀疑《纵浪》故事的“新鲜度”是否有所减损？我当初在作品中作出的一些判断和预期，是否已经被现实回应？但这就是纵浪大化中必有的事实，有些预期并未到来，有些预期却是突如其来。对于未来预期的失准，会是大多数人的必然，会是一种越来越日常的状态。重要的是，我们仍然沉湎于新的体验中，依赖一次次对失准的体察，一点点地将自己的认知校正，将自己一直锚定在这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

清风袭来满面春

——读徐广慧中短篇小说集《麦海》

郭宝亮

袭来时，李二黑首先去救瘫痪在床的老父亲，这是传统孝道的自然体现。在洪水中，他以德报怨，拼死救起仇人张保全，对簿公堂时，他又为了保全张保全的面子，不承认是自己救的，使张保全心生愧疚。小说以灾难的突临诠释了孝道、良心、底气和愧疚这些古老的文化符号。

在作者笔下，新时代农村呈现出生机盎然、日新月异景象：“就像变戏法一样，村里的土路，一眨眼，全成了宽阔明亮的洋灰路。”来福村也和城里一样，有下水道、化粪池，还有绿化美化和照明设施，旱厕也改造成了能冲水的卫生厕所。这种变化是作者亲

见亲闻的新气象，她说自己小说的主人公，都有原型，都来自生活。

徐广慧的小说没有什么重大事件，有的只是农村中的日常。然而，作者善于在日常中发现美，在平凡中发掘不平凡。村头枯树旁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的老人也成了道风景（《小村剪影》），走亲戚、买药、聊天、路上偶遇便是情节（《五月的村庄》），村中卖香油的人帅、油香、话多、嘴甜（《寂静的村庄》），都可以纳入小说，酿成乡村日常的合奏，唤醒读者的乡村记忆。作者还善于把乡村的风俗纳入小说，举凡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说媒拉纤的、喊丧抬棺的，亲戚理道、家长里

生动记述蒙古族非遗技艺

——读杨淑清散文集《繁花盛开》

兴 安

服。那双靴子现在还放在我的书架上，成为我书房的一道亮丽风景，但我并没有把这些写下来。杨淑清的《繁花盛开》让我弥补了这个缺憾，并且我敢肯定她比我写得更好，更翔实，情感更饱满。

杨淑清是一个生活的细微观察者，这是她写作和感悟生活与文学的基础，也是一个作家写好文章的必要准备。她更是一个善于吸收知识的有心人。她对札萨克刺绣、科尔沁民歌、蒙古马、蒙古袍、马鞍马具、奶制品等，非常熟悉。她把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手工艺系统精确地记录在书中，使这本书具有了“文学博物学”的价值，这在当代散文创作中尚不多见。比如书中的《阿妈的蒙古袍》一篇，作者从蒙古袍的起源、制作说起，一直追溯到蒙古族服饰的

类型、特点和历史演变，阐释了蒙古袍的文化象征意义。她写道：“一件蒙古袍，凝聚着游牧民族的智慧，体现着他们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更见证着他们勇于面对现实、挑战困难，为创造美好生活而不断思索的历程。”依我做编辑多年的经验，如果你带着诚意和认真去书写一个领域，你至少会成为这个领域的半个专家，杨淑清做到了。

阅读中，我深深感受到她对蒙古族文化的热爱与理解。在当代多民族共生的内蒙古土地上，很多汉族作家对蒙古族和蒙古族文化的热爱和书写，甚至超越我们这些蒙古族作家，比如艾平，又比如杨淑清。这并不奇怪，对作家来说，他（她）对文学的爱，可以超越一切。文学和写作有时候会让我们成为“世界主义者”，或

短等都能从中酿造出生活之美。

《麦海》语言质朴、生动，富有表现力地复活了乡土的色彩、味道、声音以及人和大地的交融。那一望无际平原上的麦海“幼年时是绿色的，等到结了穗，灌满浆，就变为黄绿色。阳光一照，一照，再一照，就又变成了金黄色。一行行，一片片，一眼望不到边的麦海像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油饼，铺满了整个田野。”作者在画意诗情中酿造出浓浓的乡情。在徐广慧笔下，乡村不仅是色彩缤纷的，还有泥土的味道、青草的味道、庄稼的味道。虫吟鸟语，鸡鸣狗吠，风声雨声……农村的生活更是充满各种声音的，这声音是乡土特有的天籁，在徐广慧的小说里回荡。

轻柔是《麦海》的优点，同时也是不足。轻柔赋予小说欢快柔美的风韵，但过分轻柔则会使小说有漂浮在生活表面之感。我相信随着阅历和对生活的深入开掘，广慧的小说会越写越好。

者让写作中的“我”转换身份甚至民族。正如作者在书的后记里所说，她写完这本书，“也更加热爱草原上质朴的人们——他们的智慧、坚韧、宽厚与淳朴，常常令我感动不已，甚至热泪盈眶。我的心每日都被这些带着泥土、青草、山林气息的非遗，被那些如草原般敦厚淳朴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所触动、充盈、鼓胀……这份感动几乎要将我的心胸撑满，逼得我唯有诉诸笔端才能舒展。”这些动人的表达，时时闪现在《雕花的马鞍》《温暖的乌兰毛都》等篇章中。

最后，我想用杨淑清的文字，结束这篇文章：“草结束了一生，将生命交还给时光、草原、天地与牛羊。想起老话‘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的人生，最终又将交付给谁？大抵是交于尘与土，交于无形的时间吧。而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在有限的生命里，为时代与社会发展尽一份力。就像草原上的牧人，他们不带走一草一羊一花，却在草原的变迁中留下了足迹、情感、思索与创造。”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编审）

东北『素人写作』：

以自己的方式回应时代经验

胡 哲 刘春晓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成为文学文化领域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在这一蓬勃发展的文艺浪潮中，东北素人写作以黑土地为根基，以烟火气为底色，书写着东北普通人的命运沉浮与时代记忆，成为新大众文艺版图中极具标志性的地域创作潮流，为新大众文艺注入温暖力量，增添粗粝质感。

东北素人写作的一大特色在于叙事路径上的转变。一般意义上的素人写作，如外卖员、快递员以及打工者的创作，大多遵循一条清晰的“离乡—进城”叙事线索，讲述个体如何离开家乡，在都市中谋生。东北素人写作的侧重点不在如何离开故土，如何向往远方，而在于如何重返家乡，如何表现对故乡的守望。这种“向回转”的叙事选择，根植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独特的社会转型经验。东北素人写作者用自我言说的方式，讲述东北人与黑土地共生共存的命运沉浮。他们书写的不是改变命运的奋斗史，而是当命运已被改变时，人如何与这种改变和解的精神史。白嵩的《欢迎再来》记录了他与父亲几次回鞍山的过程，祖孙三代的人生际遇、红旗拖拉机厂的兴衰、国企改革带来的家庭波折在一次次的团圆饭中浮现出来。当“离乡”成为素人写作中人物成长的隐性线索，东北素人写作以其对黑土地的浓厚情感，开辟出“坚守”的创作路向，不仅丰富素人写作的创作题材，也使东北素人写作成为观察后工业时代社会变迁的文学样本。

从对现实问题的处理上来讲，东北素人写作也体现出不同的情感逻辑。一些素人写作倾向于采用“苦—怨—喊”的情感宣泄模式，容易陷入情绪陷阵。东北素人写作则提供了另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它不回避现实困境，但拒绝给人物简单地贴上受难者的标签，也拒绝停留在情绪宣泄层面。如三胖子笔下《五爱街往事》中的五爱街姐妹，日子再难也相互照应，不放开彼此的手；《张医生与王医生》中的母亲们，在国企改革浪潮中用最朴素的方式撑起家庭重任，尽心尽力培养下一代。这些作品的情感落点不在于生活艰辛的渲染与控诉，而是聚焦个体的精神韧性与自我救赎。学者胡智锋在《现实主义力作温暖现实》一文中提出“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主张“在关注平民叙事、直面现实困境的同时，以温暖为主基调，表现人对真善美、光明和未来的追求”。东北素人写作正生动体现了这一创作理念。在新大众文艺视野下，这种情感底色重塑了读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读者不再是生活困境的旁观者或施舍同情的一方，而是与书写者处于平等位置的理解者与共情者。

东北素人写作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它对历史记忆与怀旧情感的处理与众不同。长期以来，东北在文艺作品中被高度符号化：钢铁、锈迹、下岗、严寒被反复讲述，逐渐形成一套固定的意象系统。这种同质化叙事将东北简化为一个单向度的形象，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东北经验的复杂性。专业作家在重构历史时，往往难以摆脱固化的写作路径，不自觉地迎合读者对“东北叙事”

的刻板想象。东北素人写作者则以“在场者”身份，用非虚构手法直接打捞正在消逝的历史碎片。他们不加滤镜、不迎合，只是如实记录东北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日常生活。这类记忆书写的价值不在叙事技巧多么高超，而在于它为一整代人留存了民间的朴素记忆。这里有必要区分两种怀旧。一种是消费型怀旧，把过去浪漫化为可贩卖的审美对象，满足读者的感伤情绪；另一种是批判型怀旧，清醒地知道过去无法返回，却仍然选择打捞，因为只有记住来处，才能在变化中找到方向。东北素人写作中的怀旧，显然属于后者。它不美化逝去的岁月，也不回避转型的阵痛，而是在追溯来处中寻找走向未来的可能。这种实践，打破了东北文艺长期以来的符号化困局，使普通人不再是景观中被审视和塑造的符号，而成为历史言说的主体和见证者。

东北素人写作的价值，不只为素人写作增添了一种地方性样本，它实际上触及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核心命题：当普通人成为创作主体，他们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回应时代经验。东北素人写作者用“向回转”的叙事、不控诉的情感立场、“去模式化”的记忆实践，开辟了一条源于生活现实的表达路径。这种路径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素人写作的书写不是对专业写作的补充或模仿，而是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化实践。当越来越多普通人拿起笔，文学就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成为千千万万人理解世界、理解自己的方式。这或许才是新大众文艺最值得期待的未来。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



专家研讨当代作家年谱编纂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刘醒龙文学年谱》暨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纂学术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

《刘醒龙文学年谱》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刘早编纂，通过详细的材料与生动的影像资料，以时间为纲，将刘醒龙从1956年至2025年的文学活动与人生境况逐一展开，呈现出作家

幽微深远的创作心理与不断求索的精神历程，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作家史料。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作家年谱编纂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重要工作，年谱通过史实说话，有助于还原作家及其作品的历史语境，也能映照出一段时期的文学生态与社会变迁，是理解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基石。